

在聯合國世界母語日回顧台語文的發展

●廖瑞銘／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

上一個世紀最後十年，當「全球化」悄然形成，英語成為全球語言，人類才驚覺其他語言會有相對消失的危機。1992年在加拿大魁北克一場「國際語言學大會」中，與會的語言學者都同意「任何一種語言消失，於人類全體皆是無法彌補的損失」，因此，呼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於瀕危暨垂死的語言採取保存的行動。隔（1993）年11月，聯合國大會隨即通過一項「瀕危語言研究計畫」，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塞隆納發表「世界語言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強調任何語言都能成為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s）。1999年UNESCO又決定從2000年起訂定每年2月21日為世界母語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簡稱IMLD），大聲呼籲世界各國認真、嚴肅重視母語流失、死亡的現象，積極從事母語的研究、保存與發展。

先進國家都積極回應UNESCO這項呼籲，紛紛設立語言保護機構。1994年美國耶魯大學成立瀕臨絕種語言基金會，1996年美國民間成立Terralingua，1996年美國柏克萊大學、以及日本、英國、加拿大等都有官方及民間單位（德國VW汽車廠）陸續成立語言保護機構，提供經費獎勵世界各種語言研究、保存與發展。可以說，注重母語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文明程度的基本指標了。

台灣是一個多族群的移墾社會，原本應該存在豐富的語言基因，可以發展出多元燦爛的文化，只是歷經外來政權多重殖民的關係，每換一個殖民者就改變一種「國語」，導致各族群的母語面臨嚴重滅絕的危機。台灣社會對於這項危機，要到1980年代才開始覺醒，向統治者爭取「母語權」，掀起一波母語復振運動。官方最早具體的回應是1987年8月20日由省教育廳通令各級學校不得再以體罰、罰錢等不當手段制裁在校園內說方言（各族群母語）的學生。1988年12月28日台灣各族群維護母語的組織如台灣筆會、客家風雲雜誌、原權會等等共同發起「還我母語運動」，極力訴求修改廣電法對方言的限制，及建立多元性的新語言政策，經多方折衝，立法院終於在1993年7月14日通過刪除廣電法第20條對方言的限制，從法律上終結了戰後國民黨政府對母語壓制長達四十八年的



政策。

表面上，解除了母語環境的種種限制，台灣各族群母語獲得復甦的生機，但是各族群母語的復振目標與策略不盡相同，政府投入的規模也天差地別，復振的成果當然也各異。原住民各族語及客語先後由政府成立原住民委員會及客家委員會，有專責機構、電視台與充足的國家經費進行其母語教學及推廣的工作，當然呈現一定的榮景。而台語的部分則缺少前兩者的條件，一直還是以民間社運團體的運作為主，做邊緣性的戰鬥。不過，由於使用台語的人口本來就佔大多數，是民間經濟活動中的強勢語言，而且在基督長老教會中自十九世紀後期就發展出成熟的台語白話字讀寫系統，所以，整個母語復振的成果在聽、說、讀、寫各方面較為全備，甚至發展出穩定成熟的台語母語文學，有別於主流的華語文學。以下從社會運動、體制內台語文教育及台語文學社群三方面來敘述台語文的發展現況。

社會運動

台語文運動起先都是組織運動團體，開台語研習班，成立讀書會、寫作會，創刊雜誌期刊，提供台文發表園地與傳播母語理念。這種社運團體都是「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資源有限而不穩定，所以，團體多，但壽命短，成員流動性大，常常以聯盟的形式進行活動。如：台語社《台語文摘》（1989年8月15日創刊，以洪惟仁為中心）、「台灣語文促進會」《台語風》雙月刊（1992年6月）、「台語文推展協會」《茄苳台文月刊》（1995年5月28日創立，首任會長林央敏），南部有「菅芒花台語學會」。

其中，維持最久的台語文團體是從海外傳入島內的《台文通訊》及其發展出來的各地台文習作會。《台文通訊》1991年7月在美國洛杉磯創刊，1992年在台灣設總連絡處，由陳明仁、陳豐惠負責串聯各地方，帶動台中、彰化地區在台語文活動，以及大學校園的學生台文團體，當時學生社團的領袖有很多後來都進入學院內繼續推動台語文。1996年更赴美國巡迴做台語詩文演講，創刊《台文罔報》，創立「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2001年組成「台灣羅馬字協會」，結合學院內成員，推展教學、研究與國際交流活動。

體制內台語文教育

母語運動一定要從體制外的社會運動喚醒大眾的母語意識，進一步在體制內以各級國民教育來落實。台灣從2001年才開始將母語教育列為國小課程進行體制內台語教育。同時在各大學設立台灣文學系，目標是要培育國中小學本土語言文化的師資。但是，由於台文系師資大多來自中文系所，而且忽略母語課程，因此，除一兩所台語系（如中山醫學大學台語系），積極培育母語人才外，其餘大多變成中文系台文組，尤其是不講台語。因為整體上不重視台語文教育，造成台文系所的相對萎縮，甚至關係、轉型。不

過，無論如何，透過體制教育，及教育部辦理台語能力檢定測驗，促使台語文教材及書寫有了進一步的一致化。因為有學院的台語文研究，學科領域的自主性逐漸形成，有助於台語文學整體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成功大學台文系教授蔣為文在學院內成立「台語測驗中心」，除了研發整套台語語言能力測驗系統、發行學術期刊《台語研究》外，也結合民間台語團體執行各種台語計畫，成為學院內重要的台語文運動據點。

台語文學社群

由於台語文運動團體的推展，及學院內的教學研究，台語文運動由「講台語」，「寫台文」發展到「創作台語文學」、「台語文研究」，更重要的是漸漸形成不同文學趣味的台語文學社群。詩人陳明仁以「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為中心，結合所發行的《台文通訊》及《台文罔報》的文學作者以及「阿卻賞」台語文學獎所獎勵的作家共同形成一個文學社群，除經常性的台語文學刊物的傳播、出版，也定期舉辦母語日活動、「母語詩人大會——詩行」的文學集會。詩人黃勁連在台南府城地區推展台語文運動，而且與金安出版機構結合，以《海翁台語文學月刊》為平台，不僅透過台語教科書市場推動台語，也帶動了包括中小學台語老師的台語文學作家群。林央敏、方耀乾等台語詩人以《台文戰線》為據點，形成另一個自許為最具文學高度的台語文學社群。2009年底，由詩人李勤岸邀集全台灣的台文作家成立「台文筆會」，向社會宣示形成一個有別於華文作家的文學社群。

1980年代以來的台語文運動，從街頭呼籲要說母語，進步到「口說台語，手寫台文」、創作台語文學、研究台語文、自覺性形成台語文學社群，並且有建立台語文學史的強烈企圖心。所累積的文學作品成果，足以有自信而驕傲地向世界展示，這是一個母語復振成功而且可以繼續穩健發展的成熟語文的例子。

儘管台語文已經有階段性的成果，但是展望未來，仍然有讓人擔憂的地方，必須要誠實面對。因為，透過教育與媒體不斷地強化大中國文化的認同，台語則一再被貶低為「方言」、「次文化」，長此以往，整個社會語言環境中，台語逐漸萎縮，成為裝飾性的存在，聽、說、讀、寫各方面都被主流華語所取代，當所有人都以華語做為第一語言——即「母語」時，「母語復振運動」就失去意義了。當台語在生活中消音，台語文學就沒有市場，也沒有發展的可能。在此同時，學院中的台語文學系所陸續關閉，體制內的母語教育逐年減少終至取消。

有鑑於此，我們一再呼籲全國台語族群要警醒，必須強力要求在體制上持續進行保存、復振我們的母語，至少要像現在的原住民委員會、客家委員會這樣的規模來推行台語。也要呼籲語文學者將台語當作有獨立生命的語言看待，不要只依附在主流漢語下敷衍台語。期待台灣能跟得上先進國家的腳步，善待台語，讓台語繼續成為世界母語基因的一份子，讓世界看得見、聽得見台語。◆